

当代

大型二胡创作精选

◎ 宋飞 主编

宋飞

编订指法
解读指导
示范音响



上海音乐出版社
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当代大型二胡创作作品选集系列

当代大型二胡创作精选

Dangdai Daxing

Erhu Chuangzuo Jingxuan

宋 飞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大型二胡创作精选 / 宋飞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04-037243-4

I. ①当… II. ①宋… III. ①二胡—器乐曲—作品集—中国 IV. ①J64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761号

策划编辑 雷 铮 责任编辑 雷 铮
书籍设计 张申申
责任印制 韩 刚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7243-00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16
总 印 张 19
总 字 数 267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作者简介 001

002 宋飞简介

序 修海林 005

作品演奏解读 013

- 014 宋飞谈《红梅随想曲》
- 017 宋飞谈《竹韵》
- 020 宋飞谈《第一二胡协奏曲》
- 022 宋飞谈《快雪时晴》
- 024 宋飞谈《望儿山的传说》

乐谱与作曲家、作品简介 027

- | | | |
|-----|---------|------|
| 028 | 红梅随想曲 | 吴厚元曲 |
| 056 | 竹韵 | 吴厚元曲 |
| 092 | 第一二胡协奏曲 | 刘学轩曲 |
| 138 | 快雪时晴 | 钟耀光曲 |
| 181 | 望儿山的传说 | 郑冰曲 |

后记 223

作者简介



宋飞简介

宋飞，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国乐系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表演艺术委员会主任、二胡学会会长、刘天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刘天华阿炳中国民族音乐基金会副理事长。

1989年获首届“ART”杯国际比赛二胡青年专业组一等奖。2003年获中国“金唱片”奖。2005年获中国唱片“金碟”奖。2007年获“亚洲十大发烧唱片”最佳唱片奖、最佳演奏奖。2011年授国家级表彰，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自1995年以来，曾多次在全国各地成功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首演了《竹韵》、《楚魂》、《燕赵春潮》、《野草》、《清明上河图》等大量作品，获得一致好评。为国内外电台、电视台录制了大量的音乐节目，出版了《江河云梦》、《长城随想》、《宋飞与爱乐女》、《种子灯焰》、《胡琴与胡琴》、《二胡协奏曲》和《清明上河图》等十余张独奏专辑，以及《中国二胡名曲指导》、《怎样演奏二胡》和《中国二胡考级指导》等大量教学VCD，并出版专著《胡琴家族演奏入门》。

多年来，宋飞在海内外举办了多场独奏音乐会，在极具代表性的“弦索十三弄——宋飞独奏音乐会”、“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宋飞胡琴多媒体音乐会”和“无伴奏套曲《如来梦》——

宋飞胡琴情景音乐会”上,宋飞演奏了十余种胡琴,将现代的多种艺术形式与探索创新的演奏方式和独特的艺术语言相结合,被誉为民族器乐表演实践的成功探索三部曲。

多年来,宋飞作为中国音乐家的代表出访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柏林爱乐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世界音乐圣殿演奏传播中国音乐,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赏。

同时,宋飞在二胡教学方面开创了双语教学模式,即兼容传统和西方的音乐元素,让学生了解、体会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异同之处,从而更好地运用不同的音乐语言技巧来表达音乐,诠释音乐的内涵。多年来,她培养的许多优秀学生,在海内外大赛中多次获得金、银、铜奖。

宋飞的胡琴艺术集各家各派之精华,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她的演奏风格着重于作品的意、情、趣,自然流畅,挥洒自如;她的演出深受各层次听众的欢迎与好评。她被媒体喻为“新一代胡琴艺术才女”、“中国当代誉满国际乐坛的二胡演奏家”、“中国民族音乐的领军人物”、“中国二胡皇后”。她是当代活跃在音乐舞台上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大家,也是备受中外音乐界、唱片界瞩目的顶级音乐家。

序

为“中国当代大型二胡创作作品选集系列图书”写序，主要的动机，不是对其中收录的作品作某种创作评价（虽然这种评价非常必要，并且确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去做），而是主要围绕“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诠释”及二胡演奏中的二度创作问题，对当代大型二胡作品的创作、演奏以及教学中所触及的各类问题，作某种反思，以此为契机，引发我们对以二胡为代表的中国弓弦艺术乃至民族器乐在当今文化、教育发展中的思考。

中国的民族器乐，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最具影响力和文化传播效应的艺术品种之一；中国的民族器乐，不仅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在艺术领域的突出代表，并且，就这一艺术门类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积累、广泛的受众面、群众的喜爱程度乃至高端的艺术表演和创作成就等综合指标而言，更是占据着令人瞩目的地位。而二胡艺术作为中国弓弦艺术成就的突出代表，自近代以来，不仅是民族器乐发展中的佼佼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引领者”。

当我面对宋飞主编的这套包含有大量的创作、演奏、教学相关信息，并附有高艺术水准的音响版本，同时具有很高学术与应用价值的书谱时，透过其所作所为，我看到的是一位思想成熟、眼光不凡且长远，对二胡和中国弓弦艺术乃至民族器乐的发展，有深入思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对于音乐表演专业的教师而言，编写一本教材并非难事，但是，我透过这件事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是，这决非编写一本普通教材那样简单，而是体现了作者的担当和责任。当我受宋飞之托，为此套书写序，并了解了她做此事的想法后，更证实了我的判断，这使得我可以将这方面的思考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思考的许多方面，是受启于宋飞这位可以称之为有思想深度、有长远眼光的音乐表演艺术家。

18年前的今天，当“‘纪念刘天华 100 周年诞辰’宋飞二胡独奏音乐会”成功举办时，许多音乐学家对宋飞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这集中反映在何昌林发表在《人民音乐》1995 年第 7 期以《演奏家的文化意识及其“文化诠释”问题——宋飞首次二胡独奏音乐会有感》那篇热情洋溢而又文意尖锐

的评论文章中。而我在当时，也在同刊同期发表了以《汲取传统菁华基础上的新释》为题的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诠释”与“新释”、“传统”与“文化意识”这些词汇的运用，是谓“关键”。我当时在文章中写道：“她说，对我演奏和解释的作品，可能会有看法和争议，但是，意义不在于演奏的成功与否，而是在于坚持一些东西，这才是有意义的。宋飞所要坚持的，就是传统艺术中那些经受考验、永远值得继承的菁华。这是宋飞很早就给自己事业发展起点的‘定位’。”自这场音乐会之后，宋飞作为刘天华、华彦钧、孙文明二胡传统艺术的传承者和令人信服的诠释者的地位建立起来了。这在何昌林的文章中有深入的认识和评价。

但是，宋飞是否就仅仅以“二胡传统艺术的传承者”这样一种定位而满足？其实，宋飞的表演艺术实践，长期以来，还包括有大量对新创二胡作品的诠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与二胡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就是大型二胡创作作品的演奏。而在大型二胡创作作品演奏的背后，存在着二胡艺术如何能够在保持其传统艺术特质的同时，继承发展、推陈出新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双文化”¹问题、中西关系问题，更是挥之不去、必须面对的，这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更应当从创作、演奏和教学实践上去努力求得和谐发展的问題。

在宋飞看来，近代二胡艺术发展的“原点”，刘天华与华彦钧是站在一起的。刘天华虽然借鉴西方音乐的语汇来丰富二胡的艺术表现，但实际上仍然是在传统母语的基础上去创新。刘天华对传统二胡母语及其美学特质的保持与对西方音乐语汇的有限借鉴并不矛盾。刘天华在其创作中所用的大三和弦及其乐思的重新结构，其精彩的部分，往往是用传统的二胡语言表达方式，通过某种节奏和重音的糅合，将西方的音乐语汇转化得无痕而自然，甚至听不出是西方的语汇，这种融合其实是很高明的。而刘天华二胡作品中“激昂情绪”的表达，也是有“双语”特点的。因此，就其文化传承关系，就其在“双文化”

¹ 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双文化”概念与相关认识，可参阅拙作《关于中国音乐“双文化”现象的若干思考》一文（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

语境和中西关系中对待文化发展的主动选择而言，刘天华的实践成果体现的正是以中华文化的传承为己任的创作意识。华彦钧包括孙文明的二胡作品创作，虽然主要是从民间挖掘，但也并非没有新意或创新。就像李西安曾说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不是简单搬来的，而是从心中生出来的。”也正如何昌林讲的：“江南的民间音调——‘吴文化音调财富’毕竟在刘天华、华彦钧、孙文明心中被彻底融化了。”华彦钧的二胡演奏，突破二、三把到第五把的演奏，本身就是技术乃至音乐创新的产物；孙文明在二胡上的许多新的表达，透着非同一般的才智，甚至一直影响至今。

二胡艺术发展到今天，当人们面对刘天华和华彦钧的遗产时，他们的作品都已经成为近代二胡艺术的传统作品。当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二胡艺术以刘天华、华彦钧、孙文明为代表的“原点”文化现象时，可以发现，将他们放在一起，作为二胡艺术传统，并不因他们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冲突或矛盾，而是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双文化”语境下，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状态。这三位二胡艺术大师的共性是，他们都将传统作为二胡艺术创作的基础，并不失其美学特质，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各自的文化环境（其实都处于“双文化”语境）中形成自己的艺术成果和创作特点。最终，当历史给我们以更宽、更远的视野时，回眸反思，我们发现，在这三位二胡艺术大师身上实现并达到的，正是继承传统和艺术创新两者之间的一个转换和平衡。在这里，继承和创新并不打架，两者处于一种和谐状态。由此可以引发出的一个更深刻的必要认识是，如果将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对立起来，必然打架而互不相容，导致“瘸腿走路”，越走越不和谐；如果在“双文化”语境中，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中，将文化传承的立足点始终放在建立中华文化传承关系及培育其文化土壤之上，两者互补互促，就能和谐共处。

由近代二胡艺术的“原点”发展至今，二胡艺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其成果累累、成就斐然，其中的不少优秀作品，亦具有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和谐”的特点。当然，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二胡创作中职业化、专业化创作倾向越来越居主导地位，母语环境日益弱化，如果不能

在二胡创作中保持其文化传统及美学特质，就会在创作、演奏以及教学中形成矛盾甚至冲突。宋飞作为二胡艺术传统的传承者或曰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守护者，她和许多志同道合者一样，力图通过自己在演奏中有意识运用体现“文化话语权”的文化诠释力；通过赋予作品以真实生命的二度创作；通过教学中既传授二胡的传统演奏风格、技法，讲解其美学特质，同时又在“双语”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多种风格、多种类型的二胡演奏，由此在各种类型的二度创作活动以及教学实践中，以自觉而主动的“文化诠释者”之力，使作品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两端保持一个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平衡与和谐状态的保持，不仅体现了宋飞的综合艺术修养、高超的演奏技巧、合理的弓指法安排和极强的作品诠释能力，同时也赋予了二胡艺术作品以完美的艺术表现形态。大型二胡创作作品，正是宋飞作为这样一种文化诠释者的实践领域。

在当代大型二胡作品的创作中，刘文金、关乃忠、王建民三位作曲家因其用力较深、影响力大而具代表性。此外，有一些专业作曲家也进入二胡作品创作领域，为二胡艺术写了不少好作品。从近代以来二胡艺术的发展看，大型二胡创作作品的产生，无疑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全面发展。大型二胡作品在创作体裁与题材的选择和表现上，因其具有能够展开宏大叙事的曲体结构，使其音乐情感内容的表达具有更大的容量，音乐情绪的张力及其铺陈、展开，也更适于表现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社会情感，可以使乐曲更富于思想性乃至哲理性启示。大型二胡创作作品在表演形式上，无论是通过与西方交响乐队还是与新型民族乐队的协奏，都可以在交响性乐思及浑厚音响的衬托中，在更大的音响空间中尽情展开其音乐叙事和情感表达，并且以更宽阔的胸怀和更高的视角塑造音乐。即使是在小型乐队以及钢琴的伴奏中，二胡也同样能够得到更多怀有大气度、大境界的表现与发挥。即使是在《如来梦》情景音乐会这样的，完全由一把二胡独奏来展开宏大哲理性乐思的表演，在其乐思展开的背后，对于演奏者来说，其实也是需要交响性乐思的演奏经验和相关音乐素养作为支撑的。

大型二胡作品的艺术表达，也会反过来要求二胡的演奏艺术有更大的提升，包括对音质及声音的厚度、响度、力度、纯度（虽然这些并非是专业的声学表达）都会有更高的要求，甚至相对于传统二胡乐曲的声音表达，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正是在这样一个创作领域，二胡艺术确实需要并且也可以向西方弦乐艺术学到不少东西，例如对调性关系、和声逻辑关系的重视，对动力感的追求，对乐曲结构、乐思陈述的分层把握，甚至演奏技巧的表达方式等，都能在传统二胡作品的演奏技艺之外，获得不少新的表达方式。正是因为有这种需要，宋飞才会在其教学中，提出“双语”教学。但是，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宋飞的“双语”教学，决不是以炫技为目的，更不是用西方弦乐观念来取代二胡的弦乐艺术观念，而是在探索中，将西方包括各民族弓弦艺术中有益的成分，化到不失自身本源的演奏中去。宋飞在与韩国、日本传统乐队合作中获得的成功，甚至让韩国、日本的民族音乐家感动，这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建立在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文化诠释力”。

大型二胡创作作品给当代二胡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丰富并提升了其自身的表现力、感染力以及艺术品格。但是，正因为大型二胡作品的创作，本身存在于一个“双文化”语境中，并且就像前面讲到的，大型二胡作品的创作本身是需要借鉴西方弦乐艺术经验的。因此，如果一位二胡演奏家，缺乏二胡传统艺术的根基，少有这方面的熏陶，甚至从主观上都没有建立起在大型二胡作品的演奏中，应当建立起的文化诠释样式这样的观念，那么，大型二胡作品的演奏，在这类演奏家手中，就很有可能呈现的只是一种艺术技能，甚至以“西”化“中”，而不是一位民族音乐传承者的文化诠释。事实上，同样是演奏大型二胡作品，其音乐的表达又会有多大的差别！这样讲，并不是忽视演奏技巧在演奏中的重要价值。实际上，宋飞对这里收录的大型二胡作品在弓指法上所作的精确的标记，呈现的正是她在演奏中如何诠释这些大型二胡作品的实践成果。这些成果作为具有“教学指导”性质的内容，不仅具有很高的教学和学术价值，并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技术标识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宋飞演奏中的文化意识。只有真正了解宋飞对这些大型二胡作

品的解读，了解宋飞是如何将二胡的传统特质融入并体现于这些作品的表现中，这些精确的弓指法标记，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

宋飞作为一位有很强文化诠释力的演奏家，在实践中，她首先是尊重一度创作，并和作曲家一起探究作品，然后才是在二度创作中，以演奏家的视角去诠释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成果，根据作品的理念、意图及其音响呈现的要求，尽可能完美地表现作品的音乐内涵，同时在这一前提下，主动地将二胡的艺术特质更好地在为二胡创作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由于她的这种努力，以及她在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之间很好的合作、平衡，不仅使作品呈现了作曲家想要的表达，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能更好地提升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作曲家喜欢将自己的原创作品交给宋飞演奏，并且对她的诠释有很好评价的原因。至于宋飞在与刘文金的合作中，在《如来梦》的音乐诠释中已经达到的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在更高层次上的互为主体的创作境界，则属另一种范例，在此不再赘述。

在对这些大型二胡作品的演奏及音响的文化诠释中，我们比以往更多地意识到，在尊重一度创作的前提下，人们对二度创作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坦率地讲，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演奏者那里，其诠释的结果和效应是会有较大差异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二度创作中的音乐诠释，是有其主动性、选择性乃至创造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作品鲜活的“文化样式”，实际上是经由二度创作中的文化诠释而最终得到确立的。而这种诠释的必要性，在当代“双文化”语境中就显得更为突出。正因为如此，不少作曲家更愿意有一位文化诠释能力强的演奏家来演奏他们的作品。而在二胡艺术作品演奏领域，对文化诠释力的强调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整个民族器乐教学需要解决而仍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对于二胡艺术传统曲目的演奏，包括对刘天华、华彦钧、孙文明作品的文化诠释，对具有不同地域、语言和民俗情态与风格的二胡乐曲的艺术表现，宋飞完全能够立足“原点”，保持其原汁原味，进行令人信服的文化诠释；对待当代大型二胡作品的演奏，宋飞更是以其文化意识和使命感，把二胡艺术

传统母语中的乐思、技巧和光彩融进去，同时在不失本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所有可以将二胡艺术的乐思作更丰富、更深刻、更宽阔表达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提升二胡的艺术品格，真正达到二胡艺术乃至中国弓弦艺术、民族器乐在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中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宋飞想要达到、并在其二度创作的“文化诠释”中已经达到，希望二胡艺术以及中国弓弦艺术、民族器乐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实现的目标。这正是宋飞主持这样一个课题、编撰这样一套成果的真正想法。其实，二胡艺术的实践早已走在理论评价的前面，这里展示的当代大型二胡作品乐谱及其音响呈现，以及创作、演奏访谈和教学指导内容，已经用音乐的感性形式，为这样一种努力背后的并且一直在指导其实践的思想观念，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是为序。

修海林

中国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13年3月6日定稿于北京和平家园

作品演奏解读